

四川內戰詳紀

附貴州內戰

論壇

川戰醞釀與中央處置

川事感言

政府應速處川魯糾紛

誰能制止川戰

魯事將了川事如何

整理川局之時機已至

川戰因果論

解決川黔事之根本問題

如何安定川局

論川戰

川亂

目次

一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大公報

新聞報

新聞報

申報

申報

時事新報

目次

- 川亂中之弭亂
以武力求和平
制止川亂辦法
進一步之弭戰論
川戰與治川綱要
解決川事之根本途徑
傳聞中之川戰
宣布與劉湘不合作
川戰如何處置
三中全會與內戰
痛心之驚訊
誰爲戎首
再談紀綱

二

時事新報
時事新報
時事新報
晨報
晨報
晨報
中華日報
中華日報
中央日報
北平晨報
民報
申江日報
申江日報

如何解決四川問題

川戰的源原本本

川局與川戰

川戰的循環結果

趣劇

兩劉的事件

川戰影響所及

川局在簸動中

愁雲迷漫的西川政局

紀事

川戰爆發之索隱

川將領之思想與行動

目次

獨立評論

時代公論

時代公論

時代公論

生活週刊

華年週刊

星期評論

新蜀報

新蜀報

川戰前各軍實力調查表

川中各軍防地

川戰之經過

附錄

貴州政變之經過

電文

川將領電文彙積

各方電文彙積

川同鄉電文彙積

消息

注意川中內戰

再電劉湘催覆
渝商會再電告
電王常委入川
省劉電述現狀
分電各方呼籲
第三次常會紀
揭露劉湘罪惡
討劉電文三通
林劉赴京請願
函告請願經過
來往兩電
分函川黔同鄉
連席會議詳情

目

次

五

目次

慰勉張羣入川

黔事消息一束

電請軍民分治

電請派員入黔

黔人痛陳戰罪

專載

二十年來之川閩戰爭

六

李虹白

論壇

川戰醞釀與中央處置



大公報

山東韓劉之爭，尙未終結，四川二劉關係，又告緊張，自戕國脈，貽笑世界，廢止內戰大同盟諸君之工作，誠有應接不遑之勢也。山東之事，方在中央處理之中，吾人姑留待後論，四川問題則醞釀已久，勢將爆發，有不容不略爲研討者。查川省養兵百萬，巨酋六七，成都一地，分隸三軍，全省割裂，有同異國，其最大特色，爲兵愈打而愈多，帥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爲擴張私利，保存實力，誅求民衆，剝削地方，故夫人慾橫流，百般詐譎，捐輸苛酷，並世無兩，論地丁有徵至民國四十五年，論置產有買盡全縣全城房地，論宣傳則左右逢源，趨時競新，過於京滬，如成都報館之多，倍於天津上海大報之和，重慶通信社之數，又過於北平南京焉，論其民生困苦之情形，則此天府之國

，早陷入地獄底層，蓋兵益多則餉益絀，餉益絀則爭益甚，軍閥之莫能相安者，勢則然也，更自一方面言之，大小軍閥，割據稱雄，吸髓敲骨，社會破產，偕亡之慟，深入人心，而屢年內鬩之結果，槍支之散在民間者，何止數十萬挺，赤潮潛伏，隱患滋多，長此用兵，則社會革命之不可倖免，又爲理所必有。前者爲見慣司空，或不妨聽其自起自滅，後者則一旦發動蔓延，儘足以牽及西北西南全局，形成中國未來之嚴重形勢，惟其如是，故吾人今日殊不能漠視川軍之內戰，緣其影響所屆，將不止四川一省也。

夫川戰醞釀，幾爲歷年例行之事，兩劉之爭，亦決非新近發生。劉文輝與劉湘分占成渝要地，擁兵各逾十萬。文輝防區大而且富，內部權力統一；劉湘扼長江上游，便於補充軍實。二人誼爲叔姪，曾經互助，如能合作到底，則川局不難小安；乃劉湘忌文輝之強，利用交通形勝，迭次扣留文輝軍械，文輝則以長袖善舞，不甘受制，而鄧錫侯田頌堯楊森之屬，實力遜於二劉者。又復利於兩強之相阨，往往從而鼓煽之，於是某地會議，對待某某之風說，時騰於川內外，馴成今日之狀態，實則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川省各巨頭已有一致聯合對付劉文輝之運動，一二八上海戰事發生，出兵抗日，響徹雲霄，卒之徵收若干救國捐，抗日捐，

國防捐而止，除劉湘以雜軍就食鄂西外，四川各軍，依然積極爲內訌之準備，月來盛傳田楊等部將行秋操演習，於是謠諑四播，草木皆兵，以川省過去之例觀察，殆未必遽成事實，蓋非別有大力者爲之主持，以劉湘之爲人，殊難取斷然之手段也。

中國歷史上，聖夙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語，依川民全體福利言，一切民害國之軍閥，胥在應當打倒之例，故中央果有力統一全川，盡逐諸閥，改造川局，出民水火，其上者也。其次，則以嚴正公道之態度，懸一整理川局之標的，其合於此者，獎進之，扶持之，苟非然者，斷然不予敷衍。若夫漫無定見，依違各方之間，實際則徒受利用，反被操縱，是直長亂造亂耳，此其最下者也。二十年來川局敗壞於中央之不循正軌，自毀威信者，實不在少，所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要爲川局多事之一因，蓋四川各軍閥，自來莫不勾結外援以自重，往往隨中央權勢之分合，以爲迎拒，見風轉帆，是其特長，如劉文輝曾於擴大會議時，領銜魚電，慷慨陳詞，而鄭沅既下之後，劉湘則又爲文輝緩頰，卒保留其主席之位置，在二劉巧於互助，別有妙用，自不足責。洎夫行政院長易人，中央政局一變，劉文輝挾去歲參加黨政鬪爭之功，遽有川康邊防司令長官之要求，幾令中樞爲之受窘，而劉湘

與之交惡，亦由此更甚，此事在中央關係人，殆亦不能無憾焉。方今欲弭川戰於未燃，宜定川局之大計，首須中央各方當軸，與夫關係分子，自處超然地位，對川軍各派，一視同仁，以嚴正公道之態度，宣布辦法，飭令二劉以次各將領遵辦，有不從者，斷然處分之。如果自審無此力量，又別無良好辦法，則不如扶植民間團體，運動反對內戰，以圖苟延川民之生命，尙不失爲無策之策。若其既無定亂止亂之方法，又以小策巧術，參加川軍鬪爭漩渦，妄爲主持，則是長地方之糾紛，墮中央之威信，將來兵連禍結，內外交受其敵，且恐加緊川省社會之崩潰，徒利共產黨之工作，此至堪危懼者也，敬告當路，念之念之！

川事感言

大公報

膠東衝突，已停未停，川北火併，未起已起。其事恥矣，尤恥於此時。誠使親我者痛心，仇我者快意，而四萬萬人民，唾面蒙羞，悲憤無地者也。廢止內戰運動，盛倡數月，乃成會未久，卽兩度遭逢，於此足證廢戰運動者所憂之是，同時知其所謀之疏。國人於此，斷不能不求根本治療之道，勿復以勸息爭籲和平之手段，與虎謀皮，徒墮國威而喪民氣。蓋頭有

至明之理焉，即絕內戰，惟賴建樹強固之中央政府；然此政府者，須公明，須負責，須得全國一切有形無形的勢力之後援，以此政府，代表國民公意，適應國家需要，以彰法紀，行政策。其有軍人心懷割據者，至公至正，以法紀繩之。倘其弄兵私戰，則決是非以定懲罰。一造抗命，懲其一造，兩造俱非，同受處分。必如是始得爲國家，始得脫離此若干年來割據紛紜之恥辱與苦痛。此本中國建國必需之第一階段，當此國難，需之尤切。設此尋常原則而不能貫徹，政府常作和事老，社會只做叩頭蟲，今日求平和，明日請不戰，言者卑而哀，聞者驕而肆；彼既滿地皆兵矣，地盤有限，而慾望無窮，則焉有不內戰者，况不戰而割據，亦至爲人民所不堪乎？今日之事，兩言決矣，即欲生存，或滅亡，是也！其甘於亡，則現狀之維持與拖延，即理想的亡國途徑，是則不必論。不然，倘全國有良知有生氣之人，處此外患壓迫之下，果能發最後決心，誓保神州，光大祖業，不使子子孫孫作帝國主義者之奴隸俘虜；則自今日起，必須迅速以全力闢開求生之坦途，其機至迫，間不容髮者也！然則將如何？曰：內戰之生，由於政府不強，政府之不強，由於其本身不健全，基礎不宏大。是以聞內戰之起也，不能專罵內戰者，應責政府，然亦不能僅責政府，應並責國民己身。吾人之見，自今

日起，凡爲廢戰運動者，及一切焦憂國事者，應迫中央政府尅期大改造！國民本服從中山遺教，但是否行，如何行，必須過問。政府既改造，其改造之方法，擔當之人物，施行之政策，既大體符社會要求，則各界應貢獻有形無形一切力量，以擁護政府，使政府得挾國民之後援，以懲罰內戰者。如膠東之事，本近結束，中央與魯省府之間，最近當可解決之，若四川，則慢性痼疾，終須一療，果中央一新，全國擁護，川事尙足定乎？是以歸根言之，內戰特病象之一枝節，今日之事，須速治中樞病根，總根不治，百病不已。然中樞之醫療豈難哉，是在發動社會各方之力量，以督促之，鞭撻之，輿論集中，其成可立待也。對外問題，現已入長期奮鬥之途。從民族精神言，事事樂觀，從目前政象言，處處悲觀。不觀龍江之西，方有萬千之無名勇士，拚生命以復國土！此豈國地當局者之力乎？民族的生命之自己躍動而已。彼川北川西專門發財蠶蠶互爭之三五軍閥視此，真霄壤雲泥矣。此卽真中國，此卽中國所以存亡歧途，有亡敵而不止於絕氣也！國民乎！應一致發揚民族精神，應打倒少數不肖分子！時機甚迫，而其事不難。同時願警告彼欺凌中國者！須牢記不論中國有多少可以供爾等快意之資料，但大中華民族，終必永久巍竪立於此東亞大陸！且不久必能使其內部不肖分子

蕩然無存！國民乎！速發憤以證斯言之中，可也！

政府應速處決川魯糾紛

大公報

吾人昨論絕內戰之道，應建樹強固之中央政府，此不磨之理也，然以目前膠東突衝及四川情勢觀察，即以現在政府力量，苟善用之，亦儘可制止；乃不幸膠東之事，自九月十七夜爆發以來，延亘兩旬，迄無辦法，萊陽牟平，仍在對峙，煙台附近，狀況愈惡，中央屢有解決之宣傳，實際未見具體之方案，此至不可解也。四川二劉備戰，醞釀數月，雜軍奔走，遠近共曉，乃事機急迫之時，祇聞中央勸告和平，迄無嚴正之諭告，且並二日順慶業經開火之事，亦尙未得確報，此尤不可解也，夫膠東之事，省方不先稟陳，率爾動兵，方法自是錯誤，而劉珍年把持地方，剝削民衆，輿情怨恨，確有明徵，人地不宜，要亦無可否認。方事之始，吾人著論，以爲目前解決之第一步，應爲韓部之停軍待命，其第二步應將劉部迅速調開，明知此非澈底辦法，特欲牽就事實，期於迅速了結。詎在兩軍相持，商民驚懼中間，遷延復延遷，所謂中央軍部專員者，至昨日方始到達濟南，猶自謂僅在視察陣地，不負解決責任

，而向來代表蔣委員長久駐濟南與韓復榘主席私交甚厚之蔣伯誠氏，一度赴濟，久滯北平，究不知膠東之事，有何障礙，如此遲延。吾人姑以軍事言，省方既未能將劉部一擊而潰，坐令集中山地，處困獸猶鬪之勢，完全解決，恐非旦夕可期，果再曠日持久，地方糜爛，重苦吾民，度非標榜救民者所忍出，故結果仍以令韓停攻，調開劉部爲較善，至如何始可令劉部安心退却，則中央應有持平合理之辦法，迅與韓氏協商，務令顧全大局，服從中央，保持信義，此中央政府應取之處置，卽爲愛護地方商民，使韓劉部隊少受無謂之犧牲起見，亦應如此辦理，吾人竊願爲民請命，抗議中央之滯滯，催促政府之速決也。四川之事，本係痼疾，羣酋衝突，固無時不可爆發，却又無一人有統一全省之能力，果有強固之中央政府，對此輩儘不難傳檄而定，而在今日政象之下，又斷斷乎不能有徹底辦法，故夫姑息牽就，勢則然也。此次戰事，表面爲二劉之爭霸權，實際爲雜軍之打出路，蓋二劉勢均力敵，果能合作，便可統一全川，然而不能者，固由其人才德器量與智識之不足，亦由較小之軍閥，不願見川局之平定，專以多事爲利，縱橫搆煽，務相挑撥，冀收漁人之利，蓋兩強相搏，則第二流勢力，立成舉足重輕，而中小軍閥，乃於中得出路焉，十數年來循環川之戰，大抵如此。今川戰

又由羅澤洲李家鈺發難，此即上年北道戰爭之主角也，而他人乃若居於調停地位，實則恐不
僅羅李係工具，即二劉終亦不免爲人作嫁，而暗中操縱者，或卽爲滿口悲天憫人矢言調解之
人物，以二劉之狡黠，詎竟不智至此，殊爲不解。吾人以爲觀察祇須中央嚴誡劉湘，勿得輕
動，且告以中央決不爲之後援，則劉湘必不敢遽然加入戰圍；更申做劉文輝勿得擴大軍事行
動，一面由蔣委員長派妥員兼程入川，爲二劉執行調解，將楊鄧田各部分別安頓，稍稍整飭
，縱令戰端已開，不難彌縫一時，以待大局之轉機，再圖整個之解決，此在今日中央及蔣氏
之力，決非難能之事，比較空言勸告。殆更切實而有力量。夫四川各軍人，誠哉極壞，然而
無魄力，無遠志，滿腔苟安之心理，故裁抑殊易，惟旅外川籍人士之有力者，多屬舊日下台
軍閥，或失勢領袖，其於川事之處置，感情不能無所蔽，主張不能無所私，故往往反因此輩
之參加主持，轉易別生枝節，此爲中央處理川局，亟應注意之一點，使能以無恩怨無成見之
人物，馳往成渝，盡力勸導，俾二劉明夫合則兩利，分必兩傷之理，使第三者挑撥搆煽無所
施其技，則川局苟安，固有望也。

以上川魯兩省，應急處置，皆非無可著手，政府但能明夫一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

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之至理，一以誠信爲地方倡，急起直追，迅速處決，則縱令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一時不能建樹成功，而爲保全地方元氣，消弭無益犧牲，今之政府，敢信其猶有能力也。

誰能制止川戰

大公報

川戰起於本月一日午前一時，地點在順慶附近，截至昨日，已歷一旬，昨經行政院會議決：（一）分電劉文輝，李家鈺，羅澤洲，停止軍事行動；（二）分電劉湘，鄧錫侯，田頌堯，楊森，劉存厚，從中調解；（三）派大員入川調停息爭。以上三段，皆等於廢話！蓋吾人觀於去年以來，劉李羅經過之關係，即可斷其不能停止軍事。更觀劉湘，田頌堯劉文輝之惡感，與滬電所傳鄧錫侯表面敷衍文輝，暗已離開成都，以及楊森成區太小，久思川變，冀收漁人之利，劉存厚則力弱無志，且素來比暱田鄧，可斷首在現狀之下，全部川軍殆已捲入漩渦，調解云云，決無希望。再觀入川調解之命，戴傳賢辭之於前，張羣謝絕於後，又可知此際制止川戰，業已陷於不能，如以調解之使命，派人入川，懇決無人負此重責，吾人所以認行政